

马克思分工与人的发展思想的逻辑轨迹探微

邓小伟¹ 张爱华²

(1.井冈山大学 政法学院 江西 吉安 343009 2.厦门大学 哲学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人的发展一直是同分工联系在一起。马克思以分工为视角考察人的发展问题,经历了异化理论、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的逻辑思路和研究方法的转换,其人的发展思想也随之不断发展并趋向成熟。

[关键词]马克思;分工;人的发展

[中图分类号] A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7-8487(2011)09-0008-04

马克思虽未写过专门论述分工的著作,然而对分工的研究却几乎贯穿了他的全部理论活动和主要著作。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马克思在思索解答历史之谜时认为“考察分工和交换是很有意思的”;在标志唯物史观问世的第一部成熟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把分工作为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在为批判蒲鲁东而作的《哲学的贫困》中,专门批判了蒲鲁东小资产阶级的分工观;在其巨著《资本论》中,马克思系统地分析了分工与社会关系和相对剩余价值的关系。马克思处在近代生产方式发展时期,直接接触了分工的最完备形态,对分工做了详尽的考察,科学地把握住分工理论所内含的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并通过分工范畴为其人的发展的思想找到了支撑。这就值得我们去探析马克思这一思想发展的逻辑历程。

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异化理论视域下的资本主义分工与人的异化

《莱茵报》时期以后,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发生了兴趣并开始进行研究,《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是他最初的研究成果。在此,马克思初步认识到,在资本主义的分工条件下,劳动使人片面、畸形地发展,劳动使人痛苦,而不是感到生活的乐趣。而在未来的社会里,由于消灭了这种分工,人作为人而进行生产,人在劳动中感到乐趣。马克思此时对分工的理解还是肤浅朦胧的,没有深入论述这种社会现象。但已潜含着这样的思想:私

有制和在此之下的分工使人片面、畸形地发展,未来社会应消灭这种状况。这表明马克思已在探索人为什么会出现片面发展以及怎样才能消除这种片面发展这个社会问题了。

马克思在《手稿》中对这一问题展开了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把异化劳动作为中心内容,深入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下工人片面发展和非人生活的各种形式。在《手稿》的[第三手稿]中,马克思专门论述了“需要、生产和分工”,把分工作为一个内容以论文的形式进行阐述。从文本内容来看,需要、生产、分工和货币都是对异化劳动的延伸和补充。马克思指出:“考察分工和交换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分工和交换是人的活动和本质力量——作为类的活动和本质力量——的明显外化的表现”。^{[1](9148)}马克思在此提出了一个独特的分工思想:分工是人的活动和人的类本质的外化的表现。接着,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分工和交换统一中的矛盾,并证明“分工与交换是以私有财产为基础”这个国民经济学家不能证明的论断。马克思认为,异化过程表现在劳动和分工之中。随着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和分工的发展,劳动失去了它作为人的外在力量的表现这种性质,劳动及其产物占取了一种与人及其愿望、计划相分离的存在地位。劳动不再是劳动者的本质的一部分,劳动即是异化!

马克思关于人的片面发展问题是在异化劳动理论上论证的,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走的也是扬弃异化的道路。由“对象化——异化——扬弃异

[收稿日期]2011-03-22

[作者简介]邓小伟(1977-),女,江西峡江人,井冈山大学政法学院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张爱华(1955-),女,福建泉州人,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主要从事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发展理论研究。

化”所导出的结论,不仅与《手稿》中某些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相矛盾,异化理论的方法也不能用来解释产生异化的根源,《手稿》并未给我们解释扬弃异化的历史根据是什么。在《手稿》的结尾,马克思列出考察分工的如下任务:分工和交换与财富和生产的关
系、“分工使个人活动的贫乏和退化”、分工产生人的才能差异的原因、分工与市场关系、私有财产对于分工的意义,等等^{〔1〕(P149)}。手稿到此就中断了,这一任务并未完成。

总之,从《手稿》这个书名来看,马克思试图把经济学和哲学结合起来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但这种哲学式的异化理论把问题抽象化,妨碍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和经济过程的分析,因此,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无法担当马克思所期望的分析职能和方法论职能,为马克思在以后的著作中扬弃异化理论提供了可能。同时异化理论本身必然要求在马克思思想的发展中被一种能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哲学决裂、具有理论分析职能的理论所取代,分工理论无疑符合了这一要求。所以我们在读完《手稿》后可以推测,对人的发展问题的研究,马克思一定会进行思路转换,由异化劳动理论经过分工这个环节将走向新的理论建构。

二、《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唯物史观视野下的分工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及人的发展

在《形态》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思想的转变。在《形态》的“费尔巴哈”中很大一部分试图回答《手稿》中断的问题。但是,对这个问题的探索恰恰是通过搁置他以前的哲学方法来解决的。这种方法的转换首先在于:把重心从分析工人同自己的劳动关系,转到具体地、历史地研究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上人们总的活动所形成的那些社会形态。这种转变的标志是把“分工”这一概念提到“异化劳动”这一哲学概念原来占有的地位。

马克思在《形态》中把分工纳入唯物史观的范畴,他指出,分工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它总是同一定社会条件相联系。在劳动过程中,一方面劳动者之间的分工(和协作)是生产力范围的职能分化,带有技术属性。但分工还有另一方面,即“分工从最初起就包含着劳动条件——劳动工具和材料——的分配,也包含着积累起来的资本在各个所有者之间的劈分,从而也包含着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裂以及所有制本身的各种不同的形式。分工越发达,积累越增加,这种分裂也就发展得越尖锐”,“〔2〕(cp12)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2〕(p68)}。从马克思的论述可知,分工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指人和工具的配置方式以及人和人协作的结合方式,具有生产力的属性;另一方面它包含人和工具怎样配置(是人降低为机器还是机器为

人所统治)和人与人之间怎样协作(是彼此平等还是地位对立),分工作具有生产关系的属性。分工是实现生产力的基本方式,而人是生产力的能动要素;分工是社会关系演进的重要力量,而人是各种社会关系的实际承担者。分工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中介。可见,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对人的影响就是通过分工来实现的,因此分工对人的发展具有必然的联系。分工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及其与人的发展的关系,可以用下图来表明:生产力——分工——生产关系(及其它的社会关系)——人的发展。这就是《形态》中所揭示的一个唯物主义原理。

在《形态》阶段,马克思转向了对现实生活中所生发出来的矛盾和对立的批判,在批判中主要是利用分工来论证资本主义现实社会的矛盾。马克思试图弄清楚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的发展状态,从生产力、生产关系与人的发展之间的横向联系和从历史上所有制形态中人的纵向发展这两个方面结合着手。在这两个方面中,他们都看到分工这种感性的社会现象的重要作用。因此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2〕(P84)}那分工与人的发展到底有什么联系呢?在马克思的理解中,“分工起初只是性行为方面的分工,后来是由于天赋(例如体力)、需要、偶然性等等才自发地或‘自然形成’分工。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真正成为分工”。^{〔2〕(P82)}物质活动与精神活动分工的出现,为什么会导
致私有制的产生和人的片面发展呢?马克思这种分工的特性作了分析,指出这种分工是自发的分工,是指带有某种强迫性、固定性的社会分工,实质上就是指在一定生产力发展阶段上自发形成的、人们被迫从事的、各种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的工作或工种。这种性质的分工,会导致人片面发展。

如何消除人的片面发展呢?马克思指出:“分工立即给我们提供了第一个例证,说明只要人们还处在自然地形成的社会中,就是说,只要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还有分裂,也就是说,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2〕(P85)}也就是说,自发性的、强制性的分工被消灭,并已经为自觉自愿的社会分工所代替,异化才能彻底消灭。因此,应该消灭自发分工,在劳动性质上使个人活动达到独立自主性、自由自觉性和能动创造性。

在《形态》中分工理论之所以能取代异化理论,担当马克思赋予它的方法论职能,原因在于:第一,它是一种经济学方法。分工是生产劳动的基本形式,是形成经济关系和经济过程的现实基础。因而

通过它,可以发现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进而可以解剖市民社会。马克思指出,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只能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第二,分工理论可以使人们理解社会的经济过程,也可以使人们容易了解凭经验可以感知的那些社会经济现象,尤其是人的发展状况。这是因为分工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中介,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化都可以通过分工表现出来。第三,分工理论使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都得到科学的说明,并使马克思走出以异化劳动来考察问题的狭小领域,在广阔的社会历史领域内经验地、具体地和历史地考察社会历史和社会关系。分工理论与异化理论的目的是一样的:解剖市民社会,揭示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的实现条件。但是,异化理论是一种哲学方法,深受旧哲学的影响,它只能起到批判和评价资本主义的作用。而分工理论是一种经济学和历史学的方法,具有解剖社会和客观分析的功能。因此,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过程中,逐步扬弃了异化理论这一哲学方法,而用分工理论这一方法。

总体来说,马克思在1844—1845年间主要还是从哲学立场来论述问题的。马克思当时面临的重大问题是如何实现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生活的科学分析与批判,从而使自己的哲学真正地走向现实的社会生活。蒲鲁东恰恰是从哲学的“理性”来论述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范畴的,于是马克思写了《哲学的贫困》,对蒲鲁东给予了回应的批判。对分工问题,马克思批判了蒲鲁东把体现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分工说成是固定的、不变的、永恒的范畴的观点;辩证地看待资本主义机器生产及分工:机器生产包含着潜在的进步,“当一切专门发展一旦停止,个人对普遍性的要求以及全面发展的趋势就开始显露出来”、“自动工厂消除着专业和职业的痴呆”。马克思从生产的技术性上说明用全面发展的个人代替片面发展的个人的客观必然性,这使关于人的全面发展考察真正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马克思在此提出了一个原则性论点,但对问题并未展开细致地分析(这在《资本论》中得到了具体论述)。对人的全面发展的考察,有待于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视角上作进一步发展。在《政治经济学大纲》中,马克思论述剩余价值的实质和规律,从而把分工范畴、人的发展问题的考察置于新的理论视野之中。

三、《资本论》及其手稿时期: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理论结合逻辑下的资本主义分工与人的发展

1850年以后马克思写了大量的经济学读书摘要、手稿和著作,我们一般把它概括为《资本论》及其相关手稿。马克思在《形态》中把分工确立为唯物史观的范畴后,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以分工的发展水平为标志阐述了人的

发展的三种社会形态。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把分工放在剩余价值生产层面和资本主义的历史过程中来论述,而且对分工所带来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资本主义分工自身的发展作了非常详细的分析。可见,分工范畴在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上得到融合,实现了马克思早期在哲学和经济学结合下对社会的批判和对人的发展问题关注的夙愿。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把人类社会划分为三大历史阶段:“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3](P104)}马克思的社会三形态论,涵盖了社会分工与人的发展的联系及其相互作用的丰富思想。

马克思指出,在原始自然经济时代的早期,还没社会分工,存在的只是自然分工,因此,人的活动表现为一种天然融合体,个人的发展呈现着一种圆融的状态。但这种人的发展状况,马克思称为“原始的丰富”,并认为“留恋那种原始的丰富,是可笑的”。^{[3](P104)}到了原始自然经济形态的后期,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产生了,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随之分离。它揭开了由某一特殊阶级垄断人的精神发展,而将其他阶级排斥于这种发展之外的历史序幕。不过,马克思认为,在分离的起始阶段,它对人的原始完整性的肢解尚不十分严重,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下的人的不发达的圆满状态,马克思认为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其水平是低下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扩大,生产社会化的程度也日益提高,形成普遍的交换关系,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二种形态,即商品经济形态。马克思在此指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其主要特征是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物的依赖关系。这一形态是随着分工与协作的迅速发展、大工业机器体系的出现以及生产日益社会化而实现的。资本主义分工与商品交换的出现,意味着原始圆满境界的碎裂。这一过程是一个宏伟而痛苦的过程,是伴随着“血”和“火”的资本原始积累来实现的。于是,出现了一方是挣脱人身奴役、自由的除劳动能力外一无所有的劳动者,另一方是占有劳动条件的资本家。从此,劳动与自然之间的变换必须通过人格化的劳动条件才能进行,在这个交换关系中,资本家和工人都获得了“人的独立性”,这是人的发展的一个进步。然而,资

本(家)的本性就是追求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的来源是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故工人只能在资本家限定的范围和工种内劳作,从而也就不能够摆脱强制、僵化、固定的分工的限制。

在《资本论》“剩余价值生产理论”中,马克思接着论述了资本主义时期的分工与人的发展的思想。工场手工业内部出现了劳动者的“个别分工”,各种局部操作分配给不同的个体,单个劳动者在手工业时期所具有的全面技艺被彻底肢解了。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劳动者的体力和智力还结合在一起,而到了机器生产时期,劳动者的体力和智力则进一步分开了,直至处于敌对状态,从而强化了工人智力、体力的片面和畸形发展。因为,掌握着生产资料的资本家采用机器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而不是直接用来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促进人的发展。劳动者终身固定在一操作下、一种工作上,终身服侍一台机器,不得不依赖工厂和资本家,这对于资本家获得更多的利润是有利的。在机器大工业时期,劳动者被固定化的专业分工束缚,成为不可选择的固定化专业分工的奴隶,“在近代生产的细密分工中,每个人固定于一种操作,终身只需重复同样的动作,运用他机体功能的某一局部(手的或腿的,头的或肩的)。单个人现在成了结构严密的生产机体上的‘一个器官’”。^[3](P419)]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还使劳动者大脑僵化、退化,人的本身具有的巨大的潜能中的想象力、判断力、分析力、观察力等,都受到严重的压抑而无法挖掘和发挥。人变得越来越愚钝,变得不仅在肉体上而且在精神上也是畸形物。总而言之,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分工尽管能提高生产效率,但本质上不过是资本家进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手段和方式,因此分工的发展最终会导致劳动的异化。

可见,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精神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逐渐从社会活动领域深入到了物质生产过程内部,逐渐粉碎了自然经济形态下的个体劳动的圆满性。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以劳动者的片面畸形发展为代价的。资本主义社会在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和全面的社会关系的同时,将整个工人阶级变成了机器的附庸,将资本家变成了金钱的奴隶。这暴露了资本主义的双重性,一方面力求全面发展生产力,另一方面把人这个生产力主体推向片面发展。面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的片面发展,马克思提出与资本主义的交换关系相对立的一种未来的交换形态:“共同占有和共同控制生产资料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的个人所进行的自由交换”。^[3]

^(P105)这就是马克思所展望的人的发展的第三阶段。

综上所述可知,马克思拿自然经济时代的手工劳动与资本主义分工下的剩余价值生产相比较,揭露了资本主义分工造成了人的片面发展的事实,从而揭示近代生产力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以人的畸形片面发展为代价的,但这决不是号召人们返回古代和中世纪的劳动方式中去。又以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为目标,揭示消灭资本主义分工及人的片面发展的必然性。通过历史的考察,马克思证明全面发展的个人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因为“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3](P108-109)]马克思意识到,人的全面发展之所以可能,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所创造的全面关系、全面需求和全面能力体系为此准备了客观条件。

笔者梳理马克思分工与人的发展思想发展的逻辑脉络,旨在能整体、全面、准确地把握马克思这一思想,并挖掘其当代价值。在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初期,生产力突飞猛进的发展带来了丰富的物质和精神成果,同时人们日益感知到资本主义的分工造成了人的片面发展,这种社会现象需要在理论上进行系统阐明和获得破解,马克思主义的分工理论与人的发展思想就是对理论和现实的正确回应。随着当代生产力发展,旧式分工的负面作用得到一定程度的克服,人的发展状态得到改善,但私有制对分工从而对人的发展的制约仍将存在:当代资本主义仍然存在严重的两极分化;人不但成了“劳动机器”,而且又是“消费机器”;资本主义不仅造成了人与人的对立、阶级与阶级的对立、民族与民族的对立及国际上的对立,而且也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对立,等等。这些对立的普遍存在是与人的全面发展背道而驰的,说明这一思想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仍具有批判的张力。马克思的分工与人的发展理论,提出了发展生产力、协调各种社会关系、促进人的发展等观点,这对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责任编辑 王家芬